

论武术产业集群化发展价值

李 龙, 井海波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 本研究从意义视角,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梳理武术、产业集群和武术产业集群的概念,综述武术产业集群的研究现状,探究武术产业集群发展语境和武术产业集群的发展价值。研究认为,武术产业集群是指在武术产业领域内,以武术地域性为前提,以企业和机构为构成基本单位,以武术文化产品为载体,形成的一群在形式上分工合作、在功能上相互关联和互补的新的空间武术产业组织形式。武术产业集群发展的价值在于:解决武术发展时代问题,创新武术发展路径;构建武术产业区域化产业集群创新系统;提升武术产业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 武术产业集群,发展语境,价值

[中图分类号] G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16(2017)02-0156-05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Wushu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Li Long, Jing Haibo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Wushu and industry cluster and Wushu industry cluster,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Wushu industry cluster,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Wushu and the value of Wushu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with the methods of materials, logical analysis and so 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ushu industry cluster is the new space Wushu industry organization formed by a group of division of labor cooperation in the form and complementary on the function. It emphasize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ushu, its basic unit is th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it focuses on product of Wushu culture. There are three main points on the value of Wushu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namely, to solve the era problem of Wushu development, and innovate the path of Wushu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the innovation System of Wushu Industry Cluster, and to en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Wushu industry.

Key words: Wushu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context, value

意义是事物发展可行性的前提,也是考察该事物发展的出发点。作为经济学专业术语的产业集群与具有传统文化烙印的武术相结合,是当前武术产业发展的必要,两者在武术产业发展基础上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对其意义的研究是武术产业集群发展可行性的前提,事先对其意义的理论认识是探究传统武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开始,使之不至于最后徒劳无功。因此,笔者认为,探究武术产业集群发展,首先明确其意义,而第一步要做的是厘清武术与产业集群的概念。因为,只有厘清两者概念,才能通透理解武术与产业集群的深度融合,才能使本研究具有可行性;其次才是在前者基础上,探究武术产业集群的出场语境及意义。

1 武术、产业集群和武术产业集群

一个事物的固有名词被我们广泛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清晰了解、把握这一名词概念,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生搬硬套。但“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如果要研究一个事物,首先有必要去探究清楚这个事物固有名词的概念,厘清该事物在概念所指上的一个大致轨迹,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更好的把握该事

收稿日期:2016-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TY048)、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

通讯联系人:李龙,博士,哲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发展哲学。E-mail:sdtyu@sina.com

物”^[1],故对武术、产业集群的概念梳理以及武术产业集群概念的释义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考察武术与产业集群深度融合的前提。

首先,笔者认为,关于武术概念的界定,学术界至今仍无统一标准。邱丕相教授等认为,“武术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围绕技击而展开的徒手和持械的身体运动”^[2]。周伟良先生认为,“武术是以套路、格斗及功法为内容,并体现中华民族技击之道的传统体育活动”^[3]。《武术》(1991版)教材认为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搏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中国武术教程》(2004版)教材解释:武术是以攻防技击为主要技术内容,以套路演练和搏斗对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总而言之,武术定义众说纷纭,不胜枚举,如李龙教授所言:“每一代武术人都在继承前代人留下的武术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当时代的社会存在,进行武术文化的再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武术得以保留下来,有些则由于各种原因(既有人为的、也有自然的,等等)开始消失,有时由于交互作用又出现了新的武术因素”^[4]。但是,笔者基本倾向于认同这一武术概念:“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技击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统体育”^[3]。

其次,产业集群作为经济学专业术语,国内外学者对其有着不同的见解。学者宋周莺等人在《产业集群研究进展探讨》一文中以表格的形式详尽阐述了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认识,主要有Porter(1990),Rosenfeld(1997),Feser(1998),Swann and Prevezer(1998),Roelandt and den Hertag(1999),Van den Berg, Braun and van Winden(2001)。其中Rosenfeld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为了共享专业化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服务,而在地理上集中并且相互依赖、相互协作”^[5];Feser认为,“产业集群不仅仅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产业和机构,更重要的是使产业集群更具竞争力的企业及其相关支持机构之间的社会关系”^[5];Roelandt and den Hertag认为,“产业集群是生产网络,生产网络的生产链上各个公司(包括专业化供应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5];Van den Berg, Braun and van Winden指出,“产业集群是专业化组织的地方网络,其中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各公司之间交换并流通商品、服务以及知识”^[5]。

反观国内,一些学者在国际产业集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学者郑彬、龚双红等人在其各自的研究成果中阐述了曾忠禄(1997),仇保兴(1999),王冰、顾远飞(2000),徐康宁(2001),沈玉芳、张超(2002)等人的观点,同时指出在国内对产业集群的认识中,仇保兴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即“产业集群(小企业集群)是企业克服市场失效和内部组织失灵的一种中间性的制度办法,是一群自主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结构介于纯市场和层级两种组织之间,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6]。除此之外,亦有许多其他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概括描述,不再一一赘述。

但是,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集群的观点来看,应用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还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Porter的产业集群概念(国内学者关于产业集群的观点也多能窥见Porter产业集群思想的影子),即“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5]。也就是说,产业集群就是把临近地域间的相关产业进行整合,各产业之间分工合作,形成系统、规模化的产业链条。

基于以上众多学者关于武术和产业集群的思想,笔者借鉴迈克尔·波特的产业集群思想,将武术产业集群释义为:武术产业集群是指在武术产业领域内,以武术地域性为前提,以企业和机构为构成基本单位,以武术文化产品为载体,形成的一群在形式上分工合作、在功能上相互关联和互补的新的空间武术产业组织形式。

就武术产业集群这一界定而言,武术产业集群具有以下特质:一是武术产业集群是一种新的空间武术产业组织形式,注重的是武术地域性,是一定区域空间的武术经济产业活动集聚,强调的是各组织单位的有机联系;二是武术产业集群构成基本单位是一个有机系统,强调企业和机构间的有机联系,形式上分工合作,功能上互补;三是以武术文化产品为单元,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武术产业集群聚焦的是武术文化产品,以武术文化产品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武术文化产品从研发、投入、产出到销售等各种相关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相对完备的产业链。

2 武术产业集群的发展语境

出场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出场’都是在一定的‘出场语境’中,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而形成一定

‘出场形态’的行动过程”^[7]。武术产业集群化发展方式出场,必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依托于中国特色体育产业化发展语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武术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武术产业也在继体育产业之后被提出,武术开始迈向市场化运作。1985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中,武术产业被正式列入第三产业。1988年原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武术院院长徐才提出“开发武术资源,以武养武”。1990年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中国武术协会实体化的通知》指出允许武术协会进行经济开发、搞经济实体。1994年,“中国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成立,“武术经济”、“武术市场”、“武术产品”等名词逐渐被提出。同年中国武术协会推出中华武术散打擂台争霸赛,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入。1998年全国武术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地提出“武术经济”的概念,并提出了武术经济开发的总体思路和组建武术集团公司的设想,成立了中国武术协会下的经济开发委员会,大大加快了武术产业化运作的步伐。2000年,中国武协在《2001-2010武术发展规划》中指出:“要按照市场规律,加快武术的市场化建设,广泛开展武术产业的对外合作,形成开放式的武术产业开发体系”^[8],为武术的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区域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尤其是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更为武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意见》指出,“要优化产业布局 and 结构,大力发展体育服务业,挖掘体育产业潜力,培育消费热点,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进行扶持,强调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力争到2025年,体育产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9],这一举措把体育产业作为国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体育产业认识的提高,必将推动实践方式变革,大大推进武术产业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说,武术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兴朝阳产业,在其30多年的探索、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规模制式,并在武术相关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就。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在看到武术产业化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当前武术产业化发展比较分散,存在诸多问题域。从全国武术产业开展情况来看,其总体规模依然不大、活力不强,一些武术产业大多处于分散状态,偏重短期效益,缺乏长期规划,尚不能形成一定的规律性、系统性,未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市场运行体系和管理体系,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只顾自扫门前雪”,缺乏合作意识,致使后劲不足,造成武术产业发展缺失区域经济竞争力,发展水平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且武术的商业价值未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武术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其运动本身的发展等等。武术产业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如何形成系统、规模化的产业体系?如何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一连串的问号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要解答武术产业发展的上述问题域,必须依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2014)的发展语境,促成武术与产业集群的融合。武术产业集群发展形态和方式的出场,为破解当前语境中武术产业发展的问题域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3 武术产业集群发展的价值

3.1 创新武术产业发展新路径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武术产业发展成为武术面临的时代问题,也带来了武术发展新的问题域。经验表明,“凡是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良好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在所有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可以发现产业集群的大量存在”^[10]。产业集群的提出为促进武术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分析并制定相应运行模式的新视角,为解决武术产业发展问题、创新武术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而可行的希望之径。首先,产业集群是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武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使武术以地域特色为基础,着眼于一个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的相关机构、政府、民间组织等的互动,使区域内分散的武术器械、武术服装、武术馆校等一系列相关产业进行集中,各产业之间分工合作,突破了单一、传统武术产业的边界,实现武术产业发展的创新转型。其次,产业集群可以使武术产业的内部分工更加精细化,使武术器械或者服装产业可以更加集中于该产业的产品生产,从而可以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武术产业集群的提出还对形成武术产业系统化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将分散的产业

进行整合,使他们能够从一个区域整体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行系统思考,考虑临近地域间的竞争与合作,制定长期规划,而不仅仅局限于考虑一些个别产业和狭小地理空间的利益,进而在一个地域形成一种完整的产业链条,促进武术产业规模化发展。

3.2 构建武术区域化产业集群创新系统

武术产业区域创新不单单有技术的创新,还包括知识的创新。第一,竞争是创新的源泉,武术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之间的分工合作,并不代表就没有竞争了。相反,武术产业的集聚使得各产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比之分散时期更为激烈,各产业部门会为了谋求市场优势而互相比拼。产业集群的应用必将增加武术各相关产业之间的竞争,“促使各产业部门在激烈的竞争中进行技术创新,使先进的经验、技术更为迅速地在区域内传递,产生技术溢出效果,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11]。第二,产业集群的共生性、协同性、竞争性、开放性、互补性等决定了武术相关各产业之间的知识共享性,促进了知识的流动。武术产业数量众多并且各产业的技术与知识都比较丰富,而武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将区域内各产业进行集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库,使之这些可以在各产业之间互通,这无疑可以降低相关产业获取知识的价格成本。同时武术产业集群内部由于区域的相关性、交往的频繁性和亲友的情缘性使得各产业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小,相互之间的交流增多,知识的传播速度增快,造成不同知识交融,为各产业进行创新提供了更有利的平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都可以在各产业间传播,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交流,更能激发新思维、新方法的产生”^[12]。

3.3 提升武术产业市场竞争力

经济是我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努力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样经济也是武术发展的根基,武术想要继续传承与发展下去便少不了经济的支持,武术宣传、赛事举办、拳师教学费等等各方面都离不开经济。著名武术运动员李连杰说:“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大,才是该国体育文化强盛的根基,日韩都是利用强大的经济基础,推广自己的体育文化,我们中国武术为何魅力不强,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到位。”“若要发展中国武术,就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然后从中认真琢磨如何推广武术”^[13]。因此,我们不能将武术发展的经济来源仅仅寄托于政府,我们更应该寻求武术自身产业的经济发展。

那么如何提升武术产业经济?笔者认为,提升武术产业经济首先要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没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也就不会有经济增长。而提升武术产业发展,提升武术市场竞争力的最有效路径就是推动武术产业集群发展。武术产业集群由于集中和关联的特性,将分散的武术产业进行整合,制定完整、有效的市场运行体系和管理体系,形成武术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系统性、规模化。可以说,武术产业只有系统化、规模化的发展,才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充分发挥各相关产业的规模效益,并结合自身特点形成市场竞争优势,提升武术产业区域经济竞争力,加快经济增长,真正发挥其作为第三产业的商业价值,为武术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4 结语

武术产业集群是当今武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破解武术产业发展问题域的新思路。但事先对其意义的审视也只是对武术产业集群发展的预料,而非定论。我们仍需加深对武术产业集群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出武术产业集群发展对策与路径,并做好应对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武术文化精神传统的“扬弃”问题。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注重武术文化精神传统的“扬弃”,在增强武术时代生命力同时,又要坚守武术的民族性,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武术与产业集群的深度融合,既发挥武术的经济价值,又展示武术的民族文化价值,才能使武术产业真正担当起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第三产业角色。

[参考文献]

- [1] 李龙. 中国武术概念的寻绎[J]. 搏击·武术科学, 2007(11): 6-8.
- [2] 邱丕相, 杨建营. 武术概念研究的新视野[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9(6): 1-5.
- [3] 周伟良. 武术概念新论[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11-13.

- [4] 李龙. 论传统武术与武术传统[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15-17.
- [5] 宋周莺, 刘卫东. 产业集群研究进展探讨[J]. 经济地理, 2007(2):286.
- [6] 龚双红. 国内产业集群研究述评[J].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1):8-10.
- [7] 任平. 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两个循环[J]. 学术月刊, 2008(9):42-47.
- [8] 汤立许. 武术套路竞赛市场开发策略的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6(4):91-93.
- [9]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lnic.cn/xyjyc/jjdt/zcdt/2014/12/116271.shtml>.
- [10] 吴义杰, 何健. 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J]. 甘肃社会科学, 2010(5):181-184.
- [11] 朱成晟. 基于 FDI 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以浙江嘉善木业集群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2004(3):106-112.
- [12] 战焰磊. 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双向效应——基本方式与作用机理[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1):100-103.
- [13] 李连杰. 经济强大是武术发展根基, 不敢忘“尚武精神”[EB/OL]. <http://sports.sina.com.cn/o/2010-08-28/21275172044.shtml>.

[责任编辑:陆炳新]

(上接第155页)

- [18] PAVLOVIC D M, BABIC S, HORVAT A J M, et al. Sample preparation in analysis of pharmaceuticals[J]. Trac-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7, 26(6):1 062-1 075.
- [19] DAI Z H, LIU S Q, JU H X, et al. Direct electron transfer and enzymatic activity of hemoglobin in a hexagonal mesoporous silica matrix[J].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2004, 19(8):861-867.
- [20] CAO T P, LI Y J, WANG C H, et al. Bi₄Ti₃O₁₂ nanosheets/TiO₂ submicron fibers heterostructures: in situ fabrication and high visible light photocatalytic activity[J].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2011, 21(19):6 922-6 927.
- [21] WEI X X, CHEN J W, XIE Q, et al. Distinct photolytic mechanisms and products for different dissociation species of ciprofloxaci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47(9):4 284-4 290.
- [22] 宋晨怡, 胡霞林, 尹大强. 四环素在光催化剂 TiO₂ 上的吸附研究[J]. 环境化学, 2011, 30(7):1 291-1 296.
- [23] 冷文华, 成少安, 刘鸿, 等. 负载型二氧化钛光催化降解苯胺[J]. 环境科学学报, 2000, 20(4):499-503.
- [24] JIAO S J, ZHENG S R, YIN D Q, et al. Aqueous photolysis of tetracycline and toxicity of photolytic products to luminescent bacteria[J]. Chemosphere, 2008, 73(3):377-382.
- [25] 周娅. 制备 TiO₂/Fe₂O₃/CNTs 复合磁性光催化剂及光催化降解四环素类抗生素[D]. 西安:长安大学, 2013.
- [26] PARRA S, OLIVERO J, PULGARIN C.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photoreactivity of four biorecalcitrant phenylurea herbicides in aqueous TiO₂ suspension[J].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2002, 36(1):75-85.
- [27] 葛林科, 陈景文, 张思玉, 等. 水中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加替沙星的光降解[J]. 科学通报, 2010, 55(11):996-1 001.

[责任编辑:顾晓天]